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經濟錄卷十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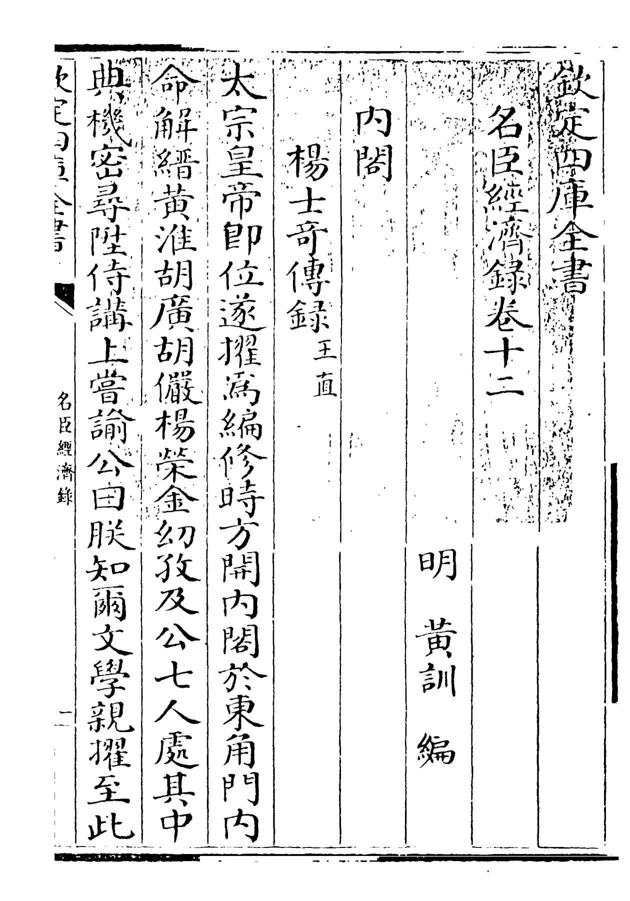
詳校官檢討臣德　生

編修臣裴　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戴朝琛



名臣經濟録卷十二

明　黄訓　編

内閣

楊士奇傳録　王直

太宗皇帝即位遂擢爲編修時方開内閣於東角門内命解縉黄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及公七人處其中典機密尋陞侍講上甞諭公曰朕知爾文學親擢至此

爾但盡心勿自疑畏公感上知遇忠勤不懈早夜孜孜以脩其職饒州朱季友獻所著書斥濂洛關閩之說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學士解縉侍讀胡廣及公侍側上示以其書縉曰慼世誣民莫甚於此至剛曰不罪之無以示儆宜杖之擯之四裔公曰當盡燬所著書庶幾不誤後人廣曰聞其人已七十燬書示儆足矣上曰謗先賢毀正道治之可拘常例耶遣行人押季友還饒州會布政使司及府縣官與其

鄉士人明諭其罪而笞以示罰悉索其所著書焚之上復諭羣臣曰除惡不可不盡悉燬其所著書最是六年冬以巡狩北京詔天下命公視草上稱善又命與諸尚書觀之兵部尚書劉儁私與公曰請以有字易自字公善之衆謂二義不相遠且上既稱善不必易公奏曰國家大體當用儁言上喜公能服善曰樂從善言則何由敗事由是益屬意於公明年車駕巡狩北京皇太子監國上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公職輔導九年上還南京一

日召公問曰爾輔東宮久其所行果何如公以孝敬對上使言其實對曰凡有事宗廟祭物祭器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曰汗即不敢莅祭左右請遣人代斥之曰上以命我我又何遣人代予遂親祭祭畢汗徧體勿藥病自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對識遣行不輕信下人車駕北征殿下不敢寧居恒日中昃始食駕還而後能安上曰此子道當然公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且殿下天資高或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不速改又其存心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陛下付託之重上悅十四年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京師欲發其事疑未決獨召公問曰昨問蹇義漢府事對曰不知若朕未有知爾輩慮有離間不敢言今朕旣知矣爾言之何害公對曰臣與義事東宮外人無敢與臣對言者但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行今知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陛下善處之使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爲永世之利上默然起還

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為戮具大怒褫其冠帶縶之西華門内東宮力捄解乃免遂命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邇卽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二十二年八月太宗皇帝北征上賓學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仁宗皇帝卽遣皇太孫往迎梓宫時京兵皆隨征在外城中空虛浮議籍籍慮趙府兵為變因秘未發喪皇太孫辭行啓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僞上然之顧急未有所與以問公公言上所用東宮圖

書令閒請暫假之行此一時之權歸即進納上即取付太孫曰啓事以此封識此亦久當歸汝汝就留之既而謂公曰卿言誠是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九月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倣漢制易吉服上時未有荅震退徧謂羣臣明旦釋服從吉公謂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仁孝皇后崩太宗皇帝縗服後仍服素衣冠絰帶者數月今上於皇

考可遽郎吉孚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每執異尚書蹇義兼取二說明旦君臣皆素衣冠黒角帶遂以聞上亦未荅明旦上素冠麻衣麻絰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上所服罷朝上諭左右大臣曰吕震昨奏當易服朕聽臣下易之梓宫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時天下方面大臣及羣有司皆朝京師兵部尚書李慶言於上曰民間畜馬蕃巳散之軍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魁民力正官領牡馬佐二官領牝馬餘

領多寡有差太僕苑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公謂慶不可慶忿不納公獨奏曰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天下賢者誰復肯仕蓋虧損十馬必責賠償破家產累子孫朝廷何爲負此名於天下後世乎上許出内批罷其事不報明日公又言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所領多生駒南人脆弱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號泣於道路臣恐將來遠慮者非但不願仕亦無志學問此

令之失非小上曰偶忘之吾當卽批出不爽也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公諭曰内批豈真忘之朕聞李慶吕震輩皆忿卿朕念卿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出示一章乃陜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命公據此草勑止散馬公頓首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馬已領者當何如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馬例不責生息虧損不責償未領者止勿給復謂公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大

理少卿弋謙數言事過於矯激尚書李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賣直沽名上頗厭之公進曰謙雖昧於大體盖亦感恩圖報耳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上以衆言猶不懌因免謙朝而使視事如故公又進言曰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之罪今謙因言取咎朝臣皆以言爲戒且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失若傳之於遠人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上惕然曰朕非惡謙言事其言自有過實者卿可

以朕心諭衆人公曰此非臣言所當諭當以璽書開喻可也上遂命公書勅引過而待謙如初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爲戒由是天下曉然知聖德之實上嘗論科舉之弊公曰科舉雖兼取南北士上曰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公曰長才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有文可用也上曰然則將如何公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於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才皆入於用矣上曰北方得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北士

少自科目進者故怠惰成風卿言良是命與禮部計議以聞議定未上而宮車晏駕宣宗卽位遂行之宣德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旣得師還尚書陳山來迎見上請乘勢移師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無憂矣上疑之以問楊榮榮力贊其決又語蹇義夏原吉二人依違其閒榮遂傳旨令公草勅詰趙王公曰事當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今當以何爲辭榮曰令逆黨言實與趙謀即是矣何患無辭公曰如此能服人心否乎往見蹇

夏反復言不可狀騫夏曰即如公言當若何公曰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當必無虞而於國體正矣二人曰上令特信榮言不係吾輩可否也公復見榮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惟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皇祖之靈榮意未解曰汝不草勑則吾當以聞時惟楊溥與公意合溥曰吾二人俱請入見明其大義榮先趨入公二人繼之門者不納俄復召騫夏騫夏以公言白之上不懌而止車駕還京師意

大悟不復論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上皆不聽特召公
曰論趙王者日益多當如何公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
於陛下爲最親當思保全之豈可惑羣言上曰吾亦思
之皇考於趙王最友愛且吾惟此一叔奈何不愛今思
所以保全之道欲封羣言示之俾自處公曰更得一璽
書諭之尤好遂遣廣平侯袁容都御史劉觀持勑書往
諭且示以衆言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上表
謝恩而言者頓息上待趙王日親厚而薄陳山竟疎斥

之既久召公諭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賜公白金文綺楮幣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暠表乞立爲陳氏後辭甚懇切上亦厭兵欲從之大臣有言此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之或以爲與之無名徒示弱於天下上召公與榮謀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甦因其請而與之便公曰榮言當從初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心求之未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兵民困於交阯極矣此

皆祖宗之赤子體祖宗之初心保祖宗之赤子正陛下感德何謂無名漢棄珠厓前史為美何謂示弱臣侍仁宗皇帝久聖心每憾此事有意外之慮願陛下勿疑上意遂决公又言方面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廉公端厚能為國為民者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犯贓罪併坐舉者凡因保舉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為小人所誣年來吏員太冗多有昏愚不通請令六部都察

院同考試選擇而用之軍民中有文學才行卓然出衆智謀材勇精於武畧者亦宜察舉唐虞之世罰弗及嗣令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例不許進用上曰舜殛鯀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今除謀反大逆外其餘犯者子弟有文學材行幷聽舉用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卽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皆令吏部選除上命公與楊溥議之公等上疏曰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宣宗皇

帝勑令大臣保舉自兹以後多得其人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實是狥私所司不行糾舉以致如此大抵宣宗皇帝求賢養民之心皆上體祖宗之心非是有所更改昔堯舜禹湯文武及我朝祖宗相承爲政皆有因時損益之宜宣宗皇帝臨御之時體祖宗之心以行仁民之政者尚多保官乃第一事當時不聞人有異言多以得人爲喜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縣守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效明

監在前可無疑也聖旨所諭保官則恩出於下切緣衆
臣舉保吏部審擇具名奏請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允
即不得除授恩實非出於下也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
保造爲謗語專欲隳壞先帝良法則小人皆得升用小
人日進君子日退天下何由治予伏望聖斷只依先皇
帝勑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主之
罪則人知謹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受四朝大恩慚
無寸補惟念用人賢否生民休戚國家治忽所關是以

竭誠盡言惟聖明裁擇詔如公議公處心公正論事必當大體常扶君子而抑小人羣臣有罹譖毀而非辜者必盡誠爲之伸解有恣貪邪不悛者必正言其不可用三朝史事皆公總裁是是非非悉徵諸實每語同列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如有一毫私意不論厚薄皆當獲罪神明所舉賢才列於中外者五十餘人皆能正已恤民盖公取人必先德行而後才能無問識與不識博詢於衆而信乃舉以此不得於公者

怨誹忿興不恤也

楊榮傳録　王直

公幼聰悟絶倫喜讀書善講説當時大奇之事大父母父母盡孝敬處内外屬皆有禮弱冠已有濟物之施公輔之志朝之公卿大臣道建安者皆重之由邑庠生領鄉薦第一遂取進士入翰林爲編修太宗即位選儒臣六七人寘内閣典辭命而公在焉陞修撰尋陞侍讀修古今列女傳仁宗皇帝正儲位以公爲諭德兼侍讀太

宗嘉其勤謂曰卿朝夕左右敬慎不懈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常思保全之道卿亦宜謹厥終賜之二品服上恢弘遠畧經營四方公獨以警敏勤於外嘗命往甘肅視師及還規畫皆稱旨且言其山川形勢軍民休戚城堡虛實上悅永樂七年當從幸北京適聞母喪奪情以行時何福守甘肅言敵人布哈等率衆來歸詔公與福議所以處之者既還又命持節至軍封福爲寧遠侯且命過寧夏與寧陽侯陳懋飭邉務歸奏便宜十事上嘉

納之從征北敵師至驢駒河而還軍士乏食公以爲言
上命供御之贏盡給之令軍中有餘者貸不足歸而倍
償衆賴以全甘肅守將西寧侯宋琥言邊人妻達衮等
依亦斤塔爾尼將爲邊患勑豐城侯李彬討之令公往
經畧時草枯水凍士馬不可動公歸奏小敵無能爲不
足以動大軍遂止而叛者亦復歸附寧夏報敵入寇上
以問公公對曰寧夏士勇邊實寇不能持久今去矣已
而果然浙之麗水閩之政和有寇二千餘兵部請發兵

勦之公奏曰愚民窘於衣食剽掠求活耳急之則益生
變臣以爲莫若招撫便從之果順服太宗屢北征公必
在行軍中密務多命公掌之决機發策亦使參預眷待
與公侯等上嘗語公曰東宫歴事久閑於政務朕歸悉
以軍國事委之如何公對曰殿下孝友仁厚天下屬心
允稱皇上付託車駕還至榆木川疾甚召公等受遺命
傳位皇太子上崩公與左右中貴人奉歛如禮以去京
尚遠戒勿發喪整軍旅嚴號令而與中官海壽馳還報

仁宗致大行遺命仁宗即位禮儀詔赦公與二三大臣計議條奏行之仁宗崩宣宗爲皇太子在南京遺命徵還嗣位公往迎於德州由是益任公公亦益盡力高煦反公力贊親征及累出廵邊公皆從今上即位待公益重而公謀國益盡心有大事衆取决焉累朝眷遇恩賜之隆前後不可計雖元勲世戚不過也公祗事列聖凡四十年未嘗去禁近每四鼓起俟朝雖風雨寒暑不變日親所事至或廢飡嘗廹暮而後返初脩高廟實録其

後三朝史事皆公與總裁紀載詳備實而不華京闈鄉試典文衡者一廷試讀卷者九其文施於國家與凡碑銘序記之散於天下者人皆傳誦之其於武事尤諳練將士之勇怯饋運之難易邊鄙之利害道里之迂直靡不知故凡承顧問與籌筭皆能適事宜體國之心老而彌篤嘉謀至計造膝而言所以裨益於上惠利於下者蓋多矣

文章正宗對 楊士奇

殿下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文章正宗一日諭臣士奇曰真德秀學識甚正選輯此書有益學者臣對曰德秀是道學之儒所以志識端正其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大有益學者及朝廷爲君不可不知爲臣不可不知君臣不觀大學衍義則其爲治皆苟而已殿下即召翰林典籍取閱既大喜曰此爲治之條例監戒不可無因留一部朝夕自閱一部命翻刻以賜諸子且諭臣士奇曰果然爲臣亦所當知遂賜臣一部盖殿下汲汲於

善道如此

詩法對 楊士奇

永樂七年贊善王汝玉每日於文華後殿道說賦詩之法一日殿下顧臣士奇曰古人爲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是唐虞君之志最爲尚矣後來如漢高大風歌唐太宗雪恥酧百王除兇報千古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帝秋風辭氣志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爲則萬世之監

戒也如殿下明道玩經之餘欲娛意於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辭高簡近古其間亦有可裨益治道如詩人無益之辭不足爲也殿下曰太祖高皇帝有詩集甚多何謂詩不足爲對曰帝王之學所重者不在作詩太祖皇帝聖學之大者在尚書註諸書作詩特其餘事於今殿下之學當致力於重且大者其餘事可姑緩殿下又曰世之儒者亦作詩否對曰儒者鮮不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記誦辭章前輩君子

謂之俗儒爲人主尤當致辨於此

詔初卽位事宜楊士奇

伏見自古人君卽位之初中外軍民其心未一但在朝廷處置得當則有備無患臣謹將見今合行事宜開具謹題請旨

一令皇上卽位之初必須整軍政以壯國威宜勑五府及兵部整理軍馬委官操練提督以備非常幷勑各處總兵鎮守官撫恤軍民操練軍馬嚴整守備遇草

寇生發相機勦滅

一南京雖有内太監王貴通等外有襄城伯李隆在彼備禦然係國家根本之地今當特賜勑諭使之謹慎關防操練軍馬以鎮伏小人之心更須老成忠直之人與之一同計議事務臣切見南京户部尚書黄福老成忠直欲請勑令黄福就彼參賛軍務仍勑王貴通李隆等凡一應事務俱與黄福計議停當然後施行庶幾根本堅固事無疎失幷勑南京内外衙門令

後非奉勑旨不許擅自差人出外擾害軍民

一淮安是南北要衝之地見有都指揮王瑜吳亮在彼提督漕運并鎮守合無特頒勑諭令其撫恤軍民操練軍馬嚴加守備

一江西湖廣山東河南去年旱災人民缺食慮恐無藉之徒嘯聚為非不可不防合無分委文武大臣各一員前去鎮守或一年或二年諸事平安取回京用

一南京直隷緣江上下及北京直隷徑抵南京縁河等

處屢有强盜出没殺傷人命刼掠財物此等兇徒積久則勢威不可不早除南京等地方合無勑襄城伯李隆等差委的當廉幹頭目幷公正御史緝捕北京等地方合無勑差錦衣衛指揮劉源馬順及公正御史分領的當官校緝捕務要盜賊屏息道路無虞

一北京城内外見有强盜搶刼合無勑錦衣衛及五城兵馬司嚴督官校弓兵分巡地方嚴加緝捕但各地方今後人民有被搶刼者責有所歸

一陜西甘肅寧夏大同宣府開平緣邊去處多缺軍馬操備令威拉猖獗慮恐此寇侵邊欲請勑諭邊將及守邊頭目凡缺馬之處於本處行太僕寺及苑馬寺關用仍開數奏聞其西番等處進貢馬疋除上等好馬令進來京其中等下等馬悉留邊上給軍騎操亦具數付進貢之人奏聞以憑給與馬價

一威拉之寇旣滅阿嚕台其勢方盛至三四月草青之時或恐犯邊不可不備其陜西見調在京操備官軍

合無令兵部同英國公成國公等一同計議發回各衛所操練遇有賊寇以便調用如馬軍無馬者就北京太僕寺領去騎操

一雲南極邊之地蠻夷雜處最難馴服比聞總兵官黔國公沐晟年老多疾其弟都督同知沐昻見掌雲南都司事去冬進馬到京至今未去合無量加恩賞賜以勅諭令馳驛回還贊輔黔國公撫綏遠夷鎮靖邊境

一陝西臨洮都督僉事趙安係極邊歷練老成頭目本官去年朝貢到京至今未回合無量加恩賞賜以勑諭令馳驛回還綏撫夷人謹守邊方

一在京行事校尉多有在外假公營私挾制官府欺騙平人瞞昧朝廷如此先唐賽兒及漢庶人謀反行事官校明知其事不報及官員軍民實有罪犯者皆得以財買免却將有仇平人妄捏其罪報官法司畏懼行事之勢恐禍及已但係行事校尉報來者更不與

之分辨只拷打招認以致平人負冤者多今錦衣衛提督行事者非一員行事校尉亦數百人合無止令一員公正指揮提督行事亦量減校尉庶使平人少冤

一官員冗濫虛縻俸禄者多其京官及在外方面官員合無從吏部都察院考察其府縣及鹽運司行太僕寺苑馬寺倉庫税課等雜職官合無令按察司巡按御史考察但有廉勤愛民者留老病闒茸貪酷者起

送吏部

一各王府官多有缺員合無令吏部選有才學文行者除授前去盡心輔導庶俾各王遵守禮法

一近蒙恩詔寬恤軍民其在京内外衙門正當上體朝廷欽恤之意凡事務從簡省合無頒勑令内外各衙門將應合裁省事宜具奏取自上裁

一教坊司在外取來樂工甚多虚費錢糧無益於事合無量留供應外其餘放還原籍與民一體當差

開經筵疏　楊士奇

伏惟皇上肇登寶位上以繼承列聖下以統御萬民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則宗社永安皇圖永固天下蒙福永遠太平然其根本在致力於聖學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學而能致治者也去年十月內宣宗皇帝御左順門召臣士奇諭之曰明年春煖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謹之臣臣士奇叩頭對曰此國家第一事正維其時伏望

皇上留心不幸宣宗皇帝上賓中外皆同哀戚之心臣
未敢遽言然此事至重不敢久默伏望山陵畢日早開
經筵以進聖學臣等深切惓惓之至謹以合行事宜陳
奏伏惟采納謹具奏聞

一自古人君成德必先於學未有不學而能成德者尚
書曰王人求多聞時維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經筵
侍講之官實爲學之資今皇上進學養德當預擇講
官必得問學貫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識達大體者

數人以供其職庶以上副先帝之意乞預命吏部禮部翰林院公同推舉具名陳奏取自上裁如或其人學術不正立心行已素無善譽者不得濫預蓋師友之臣即他日輔導之臣不可不謹擇

一天子就學其事體與皇太子親王不同乞先命禮部翰林院詳定講筵禮儀陳奏

一皇上聖德正在今日輔養本原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蓋言僕臣

賢否係君德重輕如此自古聖賢之君左右使令必用正人令皇上富於春秋凡起居出入一應隨侍及使用之人皆宜選擇行已端莊立心正直者使在左右庶不正之言不正之習悉皆屏遠不得以上惑聽明此事關係最重伏望太皇太后陛下皇太后殿下皆留聖心爲皇上慎選左右隨侍及使用之人如或其人舉動輕佻語言褻慢立心行已不正者皆宜早去之若不早去隨侍既久情意相洽不覺其非言聽

計從後來欲去其勢難矣古語云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室與不善人處如入鮑魚之肆蓋言慎所漸染也此在常人尚須謹擇何況天子之左右伏望太皇太后陛下皇太后殿下萬萬留意臣深受國恩無能補報惓惓愚忠不敢不盡伏乞采納實宗社生民萬年太平之福

預備倉奏　楊溥

伏聞堯湯之世不免水旱之患而不聞堯湯之民至於

甚艱難者蓋預有備也凡古聖賢之君皆有預備之政
太祖高皇帝惓惓以生民爲心凡有預備皆有定制洪
武年間每縣於四境設立四倉用官鈔糴穀儲貯其中
又於近倉之處僉點大戶看守以備荒年賑貸官籍其
數斂散皆有定規又於縣之各鄉相地所宜開濬陂塘
及修築濱江近河損壞隄岸以備水旱耕農甚便皆萬
世之利自洪武以後有司雜務日繁前項便民之事率
無暇及該部雖有行移亦皆視爲文具是以一遇水旱

饑荒民無所頼官無所措公私交窘只如去冬今春畿內郡縣艱難可見况聞今南方官倉儲穀十處九空甚者穀既全無倉亦無存皆鄉之土豪大户侵盜私用却妄捏作死絶及逃亡人户借用虚立簿籍欺瞞官府其原開陂塘亦多被土豪大户侵占以爲私己池塘養魚者堙塞爲私田耕種者葢今在此弊南方爲甚雖閒閒有完處亦是十中之一其實廢弛者多其濵江近河圩田隄岸歲久堋塌一遇水漲渰没田禾又閘垻蓄泄水

利去處或有損壞皆爲農患大抵親民之官得人則百廢舉不得其人則百弊興此固守令之責若養民之務風憲之臣皆所當問年來因循亦不及此事雖若緩其實關係甚切伏望聖仁特命該部行移各布政司按察司直隷府州縣除近有災傷去處暫且停止候後年豐熟舉行其見今豐熟去處悉令有司遵依洪武舊制凡倉穀陂塘隄岸圩要如舊整理倉有損壞者卽於農閒時月修理穀有虧欠者除赦前外赦後侵欺者根究明

白悉令賠償完足亦免其罪不許妄指無干之人搪塞若有侵盜證佐明白而不服賠償者准土豪及盜用官糧論罪有司仍將舊有賠償實數開奏其陂塘隄岸亦令郡縣凡有損壞悉於農閒用人修理有强占陂塘私用者犯在赦前亦免其罪即令退還不退還者亦准土豪及盜官物論罪其退還陂塘及圩岸閘壩應修去處亦令有司開奏以次用工完日具實奏聞仍乞令戸部行各布政司府州縣除近被災傷去處外凡今秋成豐

稔之處府州縣官於見有官鈔官物照依時價兩平支糴穀粟儲以備荒免致臨急倉皇失措年終將所糴實數奏聞郡縣官考滿給由令開報境内四倉儲粟及任内修築陂塘隄岸實數吏部仍行該部查理計其治績以定殿最各按察司分巡官及直隸廵按御史所歴州縣幷要取勘四倉實儲穀數及陂塘隄岸有無損壞修理實跡歳終奏聞以憑查考如有仍前欺弊怠事者亦具奏罪之若廵歴之處仍前不問不理或所奏扶同不

實從本衙門堂上正官糸劾奏聞庶幾官有實績荒歲人民不致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祖宗恤民良法不爲小人所壞臣等愚見如此未敢擅便乞命部院大臣會議可否施行奉聖旨是著吏部會官計議停當來說續該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郭進等議得所言秋成令各該有司於係官錢物内支糴穀粟尤慮所司難於得人終爲文具況兼鈔貫與洪武年間價值低昂未平若以鈔和糴中間不無虧官損民事難成就合無請勑令巡

撫侍郎周忱于謙何文淵副都御史陳鎰等兼總其事
許以便宜處置未敢擅便奏奉聖旨是欽此

名臣經濟録卷十二

名臣經濟録卷十三

明 黄訓 編

内閣

題緝熈聖學事 薛瑄

切見近日有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熈聖學者雖蒙聖徳允納未見施行蓋欲俟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臣愚以為當聖主中興之時天歩惟艱之日正講論爲

學爲治之道不可一日而緩焉者也昔漢光武躬擐甲冑討除羣兇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軍旅之間未嘗一日廢學故能舉羣盜如鴻毛復大業如反掌唐太宗興義兵掃除寇亂一時潛邸從龍之人皆文學智謀之士日久相與論爲學致治之道乙夜之覽身忘其倦故能剗削僭僞拯濟生民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戡大難也近者漢北敵人雖陸梁爲寇而内外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漢唐草昧之秋也

顧可以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乎伏望皇上命廷臣集議經筵儀式務從簡約不尚奢華仍博選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學術純正持已端方謀深慮遠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練治體者一二十人使之更代入直恭遇皇上視朝之暇日御便殿即召各臣進講其所講之書先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兼講尚書春秋諸史則資治通鑑綱目務要詳細陳說聖賢修已治人之要懇切開告帝王端心出治之方以至唐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

何道而天下治安爲何事而天下乖亂與夫賞善罰惡之典任賢去邪之道莫不畢陳於前如此則勸講之官庶可日修其職講官之職既修雖皇上聰明之資實由於天錫而朝夕緝熙啓沃之力亦有益於聖心聖德日明於以修治道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治道有修明之效於以攘夷狄則修軍政以簡將帥以練士卒練士卒以討夷狄而夷狄有殄滅之期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戡大難宜急行之而

不宜緩焉者也且光武唐太宗一時英主耳猶能勤講
學於搶攘之時以收戡靖之績伏惟皇上有唐堯虞舜
之盛德將以成中興殷周之大功誠於此時舉行開講
之事以緝熙聖學則神功聖德高出千古矣又豈漢唐
二主之可比哉臣猥以衰邁懦柔之資章句迂僻之學
自忝科第屢叨法從昔嘗獲罪先朝放歸田里分將終
老丘園瞑目溝壑幸沐皇上龍飛九五運啓昌期將以
立莫大之治功故不遺草茆之賤士援臣布衣之中授

以清要之職日夜思慮愧無補報故敢昧死妄陳前言伏望皇上開天日之光釆而行之不勝懇悃之至正學類編

李賢行狀録程敏政

英宗復位一時輔臣多竄殛遂以人望召公兼翰林學士入内閣典機務未幾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山東奏民饑雖得内帑銀三萬而不足上復召有貞及公議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弊無益饑者公言天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賑貸是視民饑死而

不拯也因噎廢食豈爲人上之理上深以爲然命增銀四萬兩民賴全活甚衆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上復辟爲已功竊弄威福上漸不能堪乃密語有貞及公宜協心輔朕公自念遭遇不偶凡事一以至公處之時崇仁處士吳與弼以薦聘至京上喜其來問公曰與弼當授何官公曰與弼老儒必能成就君德授春坊諭德專輔青宮爲宜與弼固辭恩命不受乞歸田里公復請狥其志以勵士節上思建庶人幽大内六十年欲

赦之左右多以爲不可召問公公曰陛下此一念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鳳陽出入自便初石亨以文臣總軍務於邊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之居無何邊徼騷然上悟其非命公舉可任巡撫者盖都御史李秉芮釗白圭王宇陳翠皆公所薦一時號稱得人景泰間三年一度僧數萬是歲如期來集公言於上曰此輩有損無益宜後十年一度爲著令初上於便殿屏人謂公曰吉祥好預國政

聞四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奈何公曰自古人主權不可下移若陛下每事自斷惟公道處之則彼不敢預而趨附之人亦自少矣上曰朕意亦然會石亨敗家居其從子定遠侯彪出鎮大同諷大同人薦巳上廉其詐并逮亨置於法因問公迎復事公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上怪問何公曰天位乃陛下所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門爲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實貪富貴非爲社稷計倘景泰先覺

焉等何足惜不審陛下何以自解幸而事成得以貪天之功然天下人心所以歸向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減省與民休息所致今為此輩損大半矣上竦然大悟詔凡以迎駕奪門冒功陞者四千人悉褫職中外肅然蓋非公忘身狥國不避仇怨莫敢發者公以朝覲官黜陟之典往往應故事無以示懲勸言於上罷不職者數百人旌異者十人賜宴禮部上命公與尚書鹽山王公主之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殺人事覺御史劾之上

雖見原而下詔戒諭勳舊之臣欽盃懼與吉祥養死士謀不軌幽上於南宮而立皇太子因西師行乘機入內爲亂朝臣當道或有憾者戕害之擊公傷首及耳且持公謂曰某等迫於讒閒不得已爲此請入疏以申救公曰爾既殺仇償怨能止戈反正我當言之上得疏乃知公在甚喜既脫於難上急召公入公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且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惟權奸欲塞之以遂其非由

是謟於大惡而不悟自石亨等排黜臺臣言路閉塞其流遂至此極上悉報可下寛恤十餘條而以開言路殿焉癸未春上以足疾不視朝召公曰大祀將至而疾未愈欲遣官代行可乎公曰亦須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心亦安上至齋宫復召公曰朕惟俯伏難於起身欲令一人扶之何如公曰陛下能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誠遂成事而還二月晦夜公聞空中有聲明日密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陛下憫

念黎元凡一切不便於民者悉皆停罷則天變可弭上覽之即召公曰此事正須先生言先生不言誰復言者其具寬恤事條密封以來公遂疏十事一清淹禁罪人二止銀場煎辦三停歲造紙劄四蠲被災糧稅五弛芻粟之徵六罷虧損馬疋七飭邊臣撫恤兵民八命有司存恤流移九戒御史糾察貪吏十禁外官因事科歛上曰朕諦觀之皆實惠也宜即詔天下公又請罷江南所造段疋及燒磁器清錦衣衛所監罪人止各邊守臣進

貢巳下省所遣使臣停內外買辦采辦上不從公執之數四止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公力諍皆寒心同列亦爲公懼公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係國家安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祿位然上聖明亦不以爲忤也上以母后胡氏因疾請閒尊號静慈仙師非令典欲上皇后尊謚而左右以爲不便一日召問公公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然臣之愚必須以陵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先殿之式庶幾稱陛下之明孝

不然爲虛文上即命舉行甲申春正月上不豫久之疾劇命中官以遺詔示公十七日上賓後五日命上嗣位有欲致隆於上生母者公曰天子新即位四海顒望凡事宜悉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脫或不然則當尊母妃爲太后於皇后爲太后上加二字以別之卒如公議尊皇后爲慈懿皇太后貴妃爲皇太后進公少保吏部尚書兼華盖殿大學士時災異屢見公請出宫人以昭聖德有内直將軍䜛天順初因入直迎駕而陞非冒

功者今一切褫職非法意上念其久於役特復之以迎駕奪門陞者紛然不已公言於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少保于公謙等官賜祭改葬以雪幽枉上亟是公言命兵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宗以下俱奪爵蓋公欲消患於未萌故於上即位極言之由是洶洶者衰息有識者至今以為難公少即有志聖賢之學為諸生時提學者問所志對曰為學之道

當如周子言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其人大異之在吏曹遍書箴銘於座右及故學士薛公瑄交厚善務以性學相切劘而窮理之功益密故言益純行益充立朝四十年不立黨與惟守一誠葢不知者始或疑而終大服之無異議自以受知英宗遂身任天下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力天下亦倚公為重雖遭讒罹毀處之泰然登對之際氣象雍容言辭簡當將順匡救之力甚多英宗嘗論景泰不與大臣接言公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

不與大臣商確治道所以天下常安先儒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於君德方有益又言朕自復位以來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每以此戒左右公曰安樂不忘患難古昔聖賢之君存心正如此又以戒左右最善又言飲食隨宜曾不揀擇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公曰如此節儉尤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節儉是以當時海內富庶非其餘可及又曰朕於

四書皆嘗讀遍如二典三謨真是格言公曰誠如聖諭凡帝王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為政之事皆在其中此時正宜玩味體而行之英宗每為首肯愛惜人才惟恐弗力而以奬恬退勵名節為先耿公九疇及軒公輗皆以廉介聞公首舉耿為都御史軒為刑部尚書未幾耿為石亨所排斥軒以權貴侵官託疾去公屢言於上而還之年公富亦為亨姪所誣陷及亨敗公乃力言富有執守可大用遂起為戸部尚書上嘗語公曰左右多

不恱富者公曰不恱者衆愈見其賢禮部侍郎缺員有因近習薦陞者上問公曰何如對曰不知其人臣所知者學士李紹可任此因進言邇者士風不立多夤縁以求進如用紹請於黼座召吏部面命之庶幾士類知警上從之命下之日傾朝慢然其後任事大臣多公所薦已薦矣其人不之知反有訾公者或以告公公曰吾知用其才耳三選庶吉士儲養於翰林親加督教如愛子弟與故學士呂文懿公及今學士陳公彭公相處十餘

年未嘗失詞色每語具以忠言相告而於講學論政至終日忘倦人有善若已出不白之不已兩廣兵興編修丘濬實廣人具嶺南事宜告公公繳奏言濬言可用請付軍中為平賊之助遇天變民瘼憂形於色每以裁抑浮費蘇息民力為本謂内帑財物非濟兵民則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於土木禱祠聲色之用自公柄政前後發内帑銀救荒恤邉凡數十萬計人有急難以身救之而於植臺諫慎刑獄尤惓惓焉有會試被黜者訴考官

有弊上不悅以章示公公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弊如臣弟讓亦不在中列可見其公上意方解言路屢閧屢闕而不至於銷鑠皆公力主之惟成化初言者歷詆中人之惡謂不可使與國政得補外而或咎公不申救者公曰此事何可激也甘露之變黨錮之禍諸君獨不知之天順中宗室臨川王弋陽王前後為緝事者發其陰事而多涉虛因召問公公曰觀此則其餘所枉多矣法司雖知其枉而不敢辯非明詔理官不許畏勢避嫌實

傷和氣上乃召三法司面戒飭中外咸悅凡朝廷大政令涉於軍情邦計者必經公議而後決北敵博囉近邉有言傳國璽在其處請發兵乘機奄取之上為之動公曰頻年災荒府庫空虛兵民困極宜與之休息且敵近邉未嘗犯塞無故伐之必貫釁況秦璽亡國之物亦不足寶上矍然罷議內帑奏乏金用詔下户部議請以蘇松嘉湖四府歲折糧銀折金五萬兩公言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金非其所産今欲折金價必湧貴聞雲南諸

夷有歲辦金銀若以銀折金亦足以充國用衆以為便松潘羗叛亂巳動三司調兵勦之久不下公曰三司頡頏牽制自不能成功若朝廷命一大臣統之則事定矣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不可不慮上問公可將者公薦都督許貴遂用之而松潘羗始靖凡冊后妃與諸王大喪大祀冠婚之禮及今上之初親耕視學諸大典禮悉命公與禮官增損儀式而後行論者謂自天順以來所以正君德恤民生進賢才廣言路抑倖幸却戎狄皆

公之力天不憖遺可為世道斯文之不幸

上中興正本策 李賢

臣伏惟陛下即位之初大開言路凡朝廷之闕遺有司之利病生民之休戚軍務之得失中外進言者論之詳矣若夫關於陛下躬行窮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則或畧焉此臣區區犬馬之忠私竊過慮以為陛下一身乃家國天下之本也而陛下之心又一身之本也夫正其本萬事理惟陛下之心既正則家國天下之事可得而

理矣臣所以忘其愚陋獻此中興正本策其目有十焉一曰勤聖學二曰顧箴警三曰戒嗜慾四曰絶玩好五曰慎舉措六曰崇節儉七曰畏天變八曰勉貴近九曰振士風十曰結民心夫勤聖學者所以格物窮理也顧箴警者所以誠意正心也戒嗜慾以至結民心者所以修身治人之道也皆切於陛下躬行之事不係各司舉行者伏乞留中萬幾之暇時賜省覽於陛下身心未必無少補焉且陛下春秋鼎盛初登寶位天命之眷顧方

新人心之向慕方切當端本正始之日適乘勢有爲之時求其所謂要道先務今日最急而不可緩者在此十策夫十策既舉則大本正矣天下之事可以次第而推行之不難矣由是明是非以行賞罰辨邪正以用人材抗公道以振紀綱節財用以固邦本厲將帥以作士氣修政事以攘夷狄開壅蔽以通下情敬大臣以資治道特皆陛下之餘事耳伏望聖明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以光祖宗以慰生靈延頸舉踵之望以追前代

英君義辟之踪盖陛下之責必如是而後塞嗟夫言之逆耳者惟聖君乃能聽事之難言者非忠臣不能言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蔽邪謂之敬昔宋儒朱熹將上殿奏事或謂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熹曰吾平生所得惟此四字豈忍不言而欺吾君乎此人臣以道事君貴乎有犯無隱也臣觀陛下即位以來雖疎逺之臣芻蕘之賤皆得効忠況臣職居郎署日近清光噤默不言可謂忠乎雖然噤默不言者臣之罪也言之不用者

亦臣之罪也何者陛下有聦明之資有溫恭之德有寛仁之度有納諫之美臣下有言而不用非拒之也葢以所言未必剴切當帝心者或無誠意感動故也故曰言之不用者亦臣之罪也倘陛下不以臣卑鄙猥言或有可取舉而行之將見功業煥然必出於尋常萬萬豈但臣之受賜而已實社稷蒼生之大幸也臣不勝惓惓罔知忌諱昧死進言冒干天威無任激切悚懼之至

一曰勤聖學臣觀自古聖賢之君率皆留心於務學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禹相傳之學也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成湯之學也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太甲之學也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高宗之學也曰克厥宅心文王之學也訪於洪範丹書武王之學也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成王之學也若夫漢唐宋之君或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或執業尊師升堂講說或銳情經術夜艾不休或留意典墳採為龜鑑或進陸贄奏議或覽貞

觀政要不以炎暑而輟經筵不以風雨而罷講讀雖無唐虞三代正心誠意之功亦可謂後世好學之賢君較之懵然而昏亂者不啻天淵之相遠矣伏願陛下歷觀前代聖賢之君所好者何學所學者何事不但口耳之粗迹務考義理之奧旨必專心以致志不一暴而十寒以正心修身為要務以居敬存誠為大本帝王之學既有所得應事接物無或不當異日嘉靖邦國巍然為中興之令主未必不由好學致之也

伏願聖明留意

二曰顧箴警臣聞前代聖賢之君必頼箴規警戒之助然後此心不敢怠忽常存敬畏庶幾無過舉焉若成湯之聖而猶銘其沐浴之盤以自新武王之聖而亦銘其席杖楹牖以自戒衛武公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䙴御之箴魯廟有欹器而存持滿之戒稷廟有金人而寓緘口之銘無逸一篇列於講閣前代遺迹寫為鑑圖書洪

範之語於座屏書孟子之言於屏障此皆宋之令主也由是觀之前代聖賢之君以警戒為規鑑以宴安為鴆毒內外交養而表裏俱修是以君德日隆多福自至其餘不知警戒雖有忠臣進獻箴銘視為虛文畧不省覧是以留連荒亡盤樂怠傲自求其禍以致敗亂往往皆然伏願陛下法前代聖賢之君存箴規警戒之助摭往事之明鑑採古人之格言或施之障屏或設之殿壁出入起居常目必在退朝燕處此心

不忘於以防過於未然於以禁欲於將萌如此則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身由是而修天下由是而治將無愧於古之聖帝明王矣惟聖明其深念之

三曰戒嗜欲臣觀自古聖賢之君未嘗不以嗜慾為戒益之戒舜曰罔游于逸罔淫于樂皐陶之戒舜曰無教逸欲有邦仲虺作誥以戒成湯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已改過不吝伊尹述訓以戒太甲曰敢有恒舞於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

色恒於游畋時謂淫風召公之戒武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周公之戒成王曰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張蘊古作大寶箴戒唐太宗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慾不可縱縱慾成災范祖禹講五子歌戒宋哲宗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忘此前代聖賢之君能受人臣之戒而不敢流於嗜慾當時天下之治不可尚也若夫昏暗之主雖有忠臣

進戒拒而不納逸樂怠荒以致天下之亂者多矣夫宴樂乃害心之酖毒酒色實伐性之斧斤伏望陛下以前代聖賢之君為法絶去嗜欲之私養其清明之德以斯民未被其澤為憂以天下未得其寧為念講周孔之遺編考帝王之治道務成中興之念以慰祖宗之心則社稷幸甚蒼生幸甚

四曰絶玩好臣惟人主一心攻之者甚衆不能為玩好所惑者寡矣是以古之聖賢之君常有所警珠玉犬

馬珍禽奇獸一切玩好之物悉皆罷去此心湛然虛明淵靜故召公恐成王受西旅之獒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蓋謂心無所主反為耳目所使若心得其職則百度無不正矣必欲心得其職非從事於學不可也夫一心無兩用既能專於此必不牽於彼伏乞陛下於内侍之中擇讀書知義者四五人置諸左右外聽儒臣講論經史内與左右解説其義心通性悦日新月感聰明益長智慮益高靜觀左右之人或以玩

好之物來陳者必嚴以斥之曰爾以聖明之君待其主邪以庸暗之君待其主邪夫以聖明之君待其主者以堯舜之道陳之以開陛下之心胸此忠臣也以庸暗之君待其主者以玩好之物陳之以惑陛下之耳目此奸臣也歷觀前代未有明君而不法堯舜之道者未有昏君而不溺玩好之物者惟陛下留心省察果能務學而絶玩好則行無不謹身無不修宗社自固生民自安不患不為大明令主而中興之業不

成者臣末之信也

五曰愼舉措臣惟人君之舉措不可不愼也書曰惟皇作極蓋謂人君一身立至極之標準而天下四方之人環顧以取法焉舉措一失其當則遠近之人得以窺探其好尚之偏可不懼哉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又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皆所以防君之過舉也昔周成王削桐葉為圭以與叔虞曰封汝史

佚請擇日王曰戲也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至於漢唐宋之君皆有起居注之職有失即告有過必錄蓋亦嚴於自防矣是以古之明主愛一嚬一笑夫一嚬一笑尚不可輕發況見諸行事一舉一措豈可輕動哉伏願陛下試加留意一日之間舉一事也必再思之果當於理然後行焉措一事也必更審之或非於理而即止焉又望陛下內則親夫貴近之臣外則勉夫輔導之職若高宗之命傅說曰朝夕納

誨以輔台德又曰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夫人君既以伊傅周召望其臣則人臣必以堯舜湯武致其君由是君臣一體志同道合而陛下之舉措無有不得其當矣

六曰崇節儉臣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崇節儉者若帝堯茆茨不翦土階三尺大禹絶旨酒菲飲食卑宫室惡衣服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當時雍熙泰和之治不可尚矣漢文帝欲作露臺不忍百金之費身衣

弋綈席用莞稈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唐太宗出宫女三千欲營一殿材用已具監秦而止嘗曰欲慼則費廣賦重則民愁以此思之不敢縱欲宋仁宗夜思燒羊忍飢而不索恐自此多傷物命見宫人首飾珎珠遮目不覩惡其奢華器用止於漆素衾裯止於繒絁漢唐宋各有天下數百年求其海内富庶無如三君之時蓋人君既以節儉存心臣下豈敢奢侈相尚自然家給人足也况今天下多事之秋工部光禄寺諸

司諸色買辦倍於前日近因賊寇驚擾人民尚未寧息伏望陛下躬行節儉凡內府一應服食器用必須究查今日之費比之先朝果減省乎果增多乎務用減省以蘇民力則天下幸甚

七曰畏天變臣聞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譴告之為人君務求天意所在而存修省之誠可以變災為祥轉禍為福也昔商之中宗有桑穀并生於朝恐懼修德而天意即回高宗有飛雉鳴於鼎耳克正厥事

而王業再振宋之太宗避殿減膳而東井彗滅詔欲自焚而得雨蝗死仁宗霖雨為沴而引咎格天久旱不雨而密禱即應是四君者俱能上感天心變災為祥遂享靈長之福以成中興之治往歲以來山崩河改地動殿災蝗旱相仍天象交變譴告之意可謂至矣當時若能廢黜奸邪任用忠良克已自新以答天譴未必不轉禍為福也惟其修省未至是以不免於難由是觀之災異之見何代無之顧人君修省何如

耳且匹夫一念之誠尚能動天況人君精誠所感其應尤速伏願陛下修德正事以承天心凡欽天監并各處奏來災異之變必早夜思省以荅天意凜然敬畏以弭災變將見天人感應之速未必不如商之中宗高宗宋之太宗仁宗也於以為守成之令主於以致中興之盛治功烈卓然萬世標準豈不美哉臣區區螻蟻之誠所願望者如此惟聖明留心幸甚

八曰勉貴近臣觀前代中官正直忠良有功於國家者

不為無人若漢唐之世史游良賀呂劉馬嚴或勤心納忠有所裨益或清儉退守無所引薦或清忠奉公直言切諫或排去奸邪妥政廟堂或以一身扞人主之難或辭兩軍抗寘鴻之志千載之下仰其芬烈視彼招權撓政賣弄威福取快一時不旋踵而遭大僇者一薰一蕕相去遠矣今陛下左右內侍之臣大非前日之比率皆小心畏慎恪勤匪懈守祖宗之法絕外人之交蓋能以覆轍為戒也猶慮陛下一日之間

接文武羣臣之時少親左右貴近之時多若能輔成今日中興之治皆其功也可不勉哉果能取法於前人興循理好善之念存正直忠良之心載之方册傳之萬世後之人仰而羨之曰當時貴近之臣其也正直其也忠良如此則播令名於無窮豈不美哉

九曰振士風臣聞唐虞三代之世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比屋有可封之俗士風之振不可尚也降自後世西漢士風尚忠厚東漢士風尚名節雖所尚不同而莫

非善行國祚所以綿遠者由士風之振有以維持之魏晉以來流於清談虛曠放達而士風大壊李唐之世士尚華靡多文少實宜乎天下治日少而亂日多也惟宋之士夫有三代之風詳其所由亦上之人有以勵之耳觀太宗戒欺誕之詩曰好事盡輸純與直謾勞頰舌湧如泉士風安得不誠實乎真宗疾奔競之詩曰臣下但當守公法馳騖苟進何可取士風安得不恬退乎黜勢家士不與孤寒抃進録廉吏後以

愧貪墨之徒宜乎士風爭尚清廉也此宋之賢君護風俗如護元氣重名節如重神明所以士風大振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伏願陛下取法於宋以振士風戒欺誕以勵誠實疾奔競以惜恬退黜貪墨以重清廉抑僥倖之徒絶諂佞之輩俾我朝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將見士風大振未必不如宋之可追三代也惟陛下舉而行之幸甚

十曰結民心臣觀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蓋民心之向背係天命之去留有天下者不能固結民心而欲久安長治者難矣夏商周漢唐宋俱有天下數百年而歴世綿遠者固結民心之所致也其餘不能百年甚至三四十年而止者率由民心不向故也歴觀前代所以固結民心者豈有他術不過安之養之而已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以古之聖賢之君愛民之心如愛赤子休養生息惟恐失所晁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

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是以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此固結民心之道也劉基曰三代之民如以膠摶沙言其難散故也五伯之民如以水摶沙言其易散故也伏願陛下遠法前代結民心之道近體祖宗恤民之心發矜憐惻怛之念於九重之上播春風和氣之仁於八荒之表孟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蓋陛下省一分

之費則民受一分之賜施一分則民被一分之澤務使海内富庶衣食充足將見下民愛戴陛下之心亦如三代之民以膠摶沙而不散或遇寇賊奸宄之變必不忍負朝廷之恩如此則宗社可安於永久雖歷億萬年斯可也惟陛下注意熟察幸甚

上鑑古録　李賢

臣賢猥以駑劣遭遇明時恭惟陛下聰明睿智英邁絶倫凡百所行多盛德之事臣不勝感激忻躍尚慮前代

聖賢之君事迹浩瀚難於遍覽今特錄堯舜以下二十三君每君摘取所行之最善者數事集為一帙名之曰鑑古録臣於每段之後畧為解説數句冀陛下易於覽而行之夫古之大臣莫不欲致君於堯舜之上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又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今臣以庸下之才謬當輔導之任深愧不如古人況陛下有可為堯舜之資而臣不能將順其美可謂忠乎臣觀陛下所行之事已有超越

前古者若又以此二十三君之善兼而有之則功德之隆真可同於堯舜而光祖宗矣臣犬馬之忠不勝惓惓錄呈

乞重用老成 李賢

臣本以凡庸才學踈淺天順初蒙先帝擢用於内閣辦事蓋偶遇缺人之際聊以備員非天下之極選也臣彼時不敢遜避黽勉就職環顧其中誠所弗堪是以八年之閒恒懷憂畏外雖强為支持而心則未嘗一日敢自

安也況近來不足臣者讒毀多端謗議沸騰盖由臣之
鄙性拙直不能委曲宜乎人心嫉忌兼以素行不能取
信於人故耳臣思内閣實機密重地須才德老成素行
服人者可當此任竊見太子少保吏部尚書王翺由進
士出身歴官五十餘年廉慎忠勤小心翼翼高見遠識
異於尋常士林推重未有過之者也乞照宣德年間少
師吏部尚書蹇義例輟其部事量進階秩命入内閣俾
與大議臣願隨行而協助之庶足以見朝廷重用老成

之意而忠厚之風亦可以少振也臣布此誠懇為國至計伏望皇上監察而俞允之幸甚

論輔養君德李賢

切惟人君一身為天下之主所係至重臣民瞻視以為休戚四夷觀望以為向背若行事合宜則中外人心自然悦服不然則人皆離德欲天下治安不可得矣今陛下初登寶位天下之人莫不延頸舉踵仰望治平然治平之本在於君德而輔養君德又在左右前後必得老

成端整之人可也臣切見內臣曾事先帝歷練老成隨侍皇帝端謹小心者不為無人伏望皇上命其不妨管事於每日退朝燕居時分不許暫離左右舊日隨侍讀書者宜照舊每日隨侍不必分班其餘使令之人亦須選擇謹厚淳篤者供事如此庶於君德有益但有輕浮頑猾喜好生事逢迎取悅供耳目之玩信佛老之教者皆不可近伏望皇上即日退出各衙門辦事毋令隨侍如此庶於君德無損臣受朝廷祿位為宗社生民至計

敢不竭忠盡言惟皇上剛斷而進退之天下幸甚

題修德弭災事 商輅

昔漢臣董仲舒告武帝有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廼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斯言也古今以為名言玆者彗星見於天田西掃太微北近紫宮其譴告警懼之意至矣仰惟皇上憂切於心戒諭羣臣同加脩省是

能體上天仁愛之心而欲修政以弭之也其時政得失生民利病諸文武大臣已條陳上達矣然德者政事之本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孟軻曰君正莫不正蓋天下萬事必以正君心為本臣等備員近輔無以少裨萬一實深愧懼謹采修德大端并安民大要條陳如左

一曰正心術夫天下之道二正與邪而已自古人君崇正道者無不安享治平之樂惑邪教者未有不致危亂之憂載諸史冊歷歷可監臣等仰惟皇上聰明聖

智豈不知所決擇而頗留意佛事者聊以試之非誠信之也然外人聞者竊以為議謂内府一次修齋街市一次騷擾中間委曲誰敢直言行之不已漸失人心臣等伏望皇上留心聖學毋信異端以正本原減去内府修齋如遇節令止循常例於在外寺觀舉行可也修德應天之本莫先於此

二曰謹命令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言命令之出不可不慎也伏聞祖宗以來凡傳旨意必專任人如此則

責有所在事無虛偽近來聖旨行於光禄内府各衙門者傳奉不一政出多門人得詐偽將來之弊有不可言伏望皇上今後斟酌事體可否如有可行必令司禮監官傳旨廣幾命令出於一事有可稽而無𡚁矣

三曰親接見夫君天也臣地也天地之氣交則為泰其不交則為否君臣之道何以異是往古事監不敢枚舉惟我祖宗列聖在位未有不接見大臣論議政事

者君臣情通政是以和今皇上視朝即退端拱九重不一接大臣於便殿天下軍民利病何由盡知豈以首出庶物自能洞察四方邪抑以臣下庸劣不足與議也如臣等者才疎識淺誠不足以備顧問在廷大臣豈無一可伏望皇上日御便殿或三二日一召文武大臣忠直有識者面議政事而可否之或詢軍民之休戚或訪人才之賢否或察治體風俗之得失有疑於心必詢於衆聽覽之日熟未必無少補益

四曰慎賞罰夫賞罰二者人君治天下之大柄也賞當功罰當罪則人心服一有不當則人心不服故欲服人心莫先於慎賞罰然慎賞罰尤莫先於循舊章守成憲爲當近者道路傳言謂賞典大濫近幸無故而受金帛者多工匠無功而冒官職者衆此非舊典所有也用刑太深有法不該充軍而充軍者有罪不至死而死之者此非成憲所宜也伏惟皇上節賞慎刑惟舊典成憲是循是守使人無偏私枉濫之議則公

道彰治法正矣

五曰納諫諍夫日有萬幾而事有萬變非兼聽博采何由一一當理是故伊尹以從諫弗咈美成湯傅說以從諫則聖望高宗而後世之稱賢君者亦必以聽言納諫為首事也伏望皇上以古之聖主明君為法虛心屈巳聽受羣言勿惡其切直勿忽其迂遠苟有當理即賜施行如此則官賞政刑不致乖失而下情得以上通天下利害軍民困苦皆得聞知而久安長治

之道其在是矣

六曰勵官守書不云予臣作朕股肱之職予給事中御史非耳目之司予股肱舉動合宜耳目聞見不謬則元首尊安為成人矣但今承平百有餘年文恬武嬉事多因循究其弊端難以枚舉大槩主於奉承上旨而嫌於違覆或直行已意而不加斟酌是以其事不便於軍民者多矣有識者徒能竊議而不敢公言意謂目前苟安懼煩瀆也豈知今日下人愁怨感動天

變如此之甚乎伏望皇上戒勵各官慎修厥職今後任股肱者凡遇事有便宜再三執奏毋率意行下結怨於民司耳目者但事為民厲官為民蠧者即便舉奏毋徇情容隱務使庶官變因循為奮勵各舉厥職興起事功然後政善民安可與也

七曰恤軍民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此不易之言也然軍出力以衛民民出賦以供軍軍民相資邦本乃固近來管軍管民官員罔體朝廷愛養軍民之心因

公科歛弊出百端軍民窮困日甚一日若此者天下皆然而畿内尤甚何也以差役繁重而又無所資以為生也舊日牧馬草場積年開種田地今多為有力者侵占故馬死而罪責至地少而衣食窘懷憤蓄怨非一日矣伏望皇上命該部清理三營草場使官軍便於牧放減退勢家庄田使百姓便於耕種以資生理其各處衛所府州縣官有巧立名色或謂措辦或謂區畫或謂罰贖或謂勸借等項科歛掊刻軍民財

物者乞令都察院嚴行禁治毋令恣意朘削以致下人困若歸怨於上如此軍民各得其所而邦國永寧矣凡此七事實出輿論言之似若違悞行之必有裨益蓋天之視聽在民民心感悅然後天意可回此臣等惓惓愚忠實在於是伏望皇上監除舊布新之象斷自聖心力行新政以正心為修德之本以善事為修德之助德修於上則羣臣咸知感激効職而安養軍民之政次第可舉行矣轉災為祥莫切於此晏嬰

曰君無違德何患於彗此之謂也臣等不勝悚懼之

至昧死上言伏候勑旨

題修德政弭災異事 商輅

臣等嘗聞天心仁愛人君莫大於發災變以譴告之尤莫大於出妖孽以警懼之無非欲人君思省過咎以修德政欽崇天道以保天命變禍為祥轉危為安也皇上嗣位以來純仁大孝昭假上下弘恩霈澤覃被海宇九在臣民無不欣戴宜其嘉祥至而景貺臻然而數年之

間災變迭見今又妖物頻興豈非天心仁愛我皇上之至故屢屢假此譴告示警實欲躋斯世於平康之域也往因災變文武羣臣嘗舉政事之當興革上達矣荷蒙允納而行之者有之暫從而復寢者有之故令妖物之興寧不有在乎皇上洞知此異以為上天示警憂懼修省不遑自寧誠可謂善於事天者矣竊惟事天當以實不以文弭災當以行不以言誠能推令修省之心以修德則德無不修推令憂懼之心以修政則政無不舉德

修政舉殆見人心和於下天心和於上上下協和百福

荐臻諸休畢至又何妖孽之不殄滅人心之不安請乎

臣等職忝輔近不能少裨於德政之萬一覩兹災異惶

懼實深除有關於聖德謹陳愚見外兹復條具時政數

事以聞伏望聖明采納施行之則中外臣民不勝幸甚

臣等昧死上言伏候勑旨

一節財用夫貨財軍國仰給不可一日而無者也要在

撙節用之茍或侈靡妄費則府庫空虛倘遇興師動

衆何以賞犒旱澇饑荒何以賑濟故孔子論治國以節用為本其弗信獓近年以來朝廷貨財多為下人侵耗如哈密等處番人來京俱帶玉石被細人誘引先將次等者進貢存留一等者在後計囑鋪行人等多估價值賣官規取庫藏銀兩又番僧授職在彼土管事者例該給與印信使鈐束撫化鄉人近來在京閒住者徃徃自都綱禪師陞至國師佛子法王等職一槩給與金印信圖書前任所給者悉皆收留其有

病故所遺者徒弟人等亦擅收藏及後承襲又求造給侵耗貨財乞勑甘肅等處廵撫等官今後哈密諸番來京帶有玉石責令通事譜曉玉石之人辨驗第一等者計數封號裝盛送京次等者許其量帶盤費其餘悉令在彼貨賣不許一槩帶來沿途扛運應付艱難如違許廵按分廵等官徑自拏問番僧陞官職印信止許留見在者其前任及病故遺下印信合令該部查收以後有新陞職不係本土管事官員復請

給者許該部祭奏發遣勿令在京生事紛擾如此庶事體得宜財無妄費矣

一却貢獻臣等謹按傳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也經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蓋人君一心攻之者衆倘一留心於玩好則下人旁搜遠索而貢獻者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洪惟皇上即位之初不急之務一切停止玩好之物一切罷去天下臣民莫不稱慶近年廣西雲南等

處有貢奇花異卉珍禽奇獸珎珠寶石金銀器物蓋此物非出於所貢之人必取於民取於民不足又取於土官夷人之家本一物之進必十倍其直然後方可暴虐生靈激變地方莫此為甚且水路萬里之遥人夫轉運不勝其擾見今安南小國敢肆抗拒漸有內侵之患良由自我有以召之也臣等伏望陛下明示詔旨今後除常例歲貢外其內外之臣敢有以玩好之物上進者治罪不宥如是不惟上下綏靖而無

擾其於乂安中國感格遠人之道兼得之矣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惟聖明留意

一開言路臣等嘗聞宋臣蘇軾有曰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達亂或反是雖近臣不能自通故易以天地交而為泰不交而為否臣等不敢遠引前代明王遇災求言之典伏惟太祖高皇帝臨御之時自文武羣臣以及軍民匠役諸色人等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說其言中理

即爲施行且或予之官或給之賞其不中理者亦置而不問所以廣耳目不偏聽防壅蔽而達下情也故當時雖閭閻之間細微之事無不周知太平至治良有以也洪惟皇上嗣承大統即詔天下凡軍民利病許人直言無隱有以見皇上之心即太祖高皇帝求言之心也奈何近年以來人多顧忌不肯盡言豈非聽言之道猶有未至者乎臣等仰望聖明廓宇宙之量容涓滴之微明詔在廷文武羣臣凡致災之由弭

災之策悉陳以聞言之善者俯賜聽納見於施行言之不善亦不加罪如是則言路開而下情達萬事何憂不理災害何由不息乎

一慎刑罰聖人不得已而用焉用之貴在得中一失其中則邪氣積蓄陰陽繆盭妖孽滋興可不慎歟仰惟皇上嗣位以來凡遇感暑必下詔寛於京師或值災變必遣官詳審於天下慎刑之心葢與古者虞舜好生之德同一揆也然自成化八年遣官詳審於天下

迄今將五年矣夫以京師之內一有冤枉令日告鳴明日或可得以辨彼天下之廣萬姓之繁中間冐罹刑憲者不知有幾偏州僻縣隔離上司寫遠者豈無經年含冤死於犴獄者乎此在聖明之世不能不為之惻然也合勑法司遴選諳練刑名老成官屬照例請勑分投前去會同彼處巡撫分巡理刑官員重加研審務使情真罪當輕重適中毫釐不爽庶人無冤枉邪氣潛消而諸孽不作矣

一省工役古者力役惟取於冬蓋以時節人力也苟役不節以時勞筋苦骨民不堪生而怨讟以興怨讟既興和氣有弗乖戾者乎此有周先王營宮室而施鼛鼓緩工之仁建靈臺而布庶民勿亟之令良以此耳兹者朝廷修東直門城樓并各處城垣所以壯觀京師捍禦內外之意既深且廣雖愚夫愚婦莫不悉知以故軍民萬衆一心子來無或嗟怨非以佚道使人孰能然歟伏望仰體先王營建仁心審今日興作緩

急除城樓城垣所當建外其餘不急之處即頒德音
悉令停止庶軍士得以休息怨讟不生和氣漸臻矣
一足軍餉臣等切見往年西北用兵榆林一帶糧草最
難供給當時預借陜西山西河南三年租稅起運每
草一束用銀二錢米一石用銀一兩或兩半若輸納
本色上下山坡展轉溝壑不勝勞苦今無事之時若
不早為預備一旦敵入河套復蹱前跡民何以堪近
者廷臣常議及此臣等尤恐所司奉行不至合勑戶

部查筭彼處各堡糧草實數每處可勾幾時之用該有兵動可贍多少人馬如果不敷作何措置或比較屯田拖欠子粒採把未完草束或開種鹽引招商上納草束米豆或將腹裏積蓄糧草量起人夫加意撫恤以漸轉般赴邊收貯或將官銀及贓罰銀兩運赴彼處趂時收糴糧草上倉及其他長策務要一一舉行具實回奏毋得視為泛常其遼東宣府大同雖未經用兵查見積蓄之數務令邊鄙充實庶不臨期悞

事

一飭邉備臣等見得遼東并山海關喜峯口古北口一帶地方去京師密邇往年朶顔三衛為我藩籬雖小有邉警尚不為大患今此三衛既被布達拉等服屬以彼之强從此鄉導來犯我邉則京師不得安枕况居庸迤南至紫荆等關口尤係京城切近屏蔽雖有御史逓年㸃閘緣承平日久未免怱畧合勑吏部奏遣歴練大臣或歴練老成給事中二員請勑分投前

去會同各總兵巡撫守備等官趁今無事之時將各邊墻垣口子逐一看視該修理者即便差撥官軍分工併力深濬厚築以為經久整點煙墩修葺堅固以便哨望不許虛應故事其有城垣坍塌兵器損壞人馬瘦弱不堪備用去處俱要即時修補緊要之處合添人馬亦須斟酌多寡奏請選集聽候有警應用不致緩不及事

一重地方臣等聞得永樂年間征取交趾郡縣其地天

下大一統而無外其後守鎮非人不恤夷情遂至激變失陷地方再不可復令兩廣四川貴州雲南俱係邊遠之地設若任用非人一旦有警軍旅荐興糧運不繼欲天下無事不可得已其雲南地方與安南尤為切近而蠻夷土官衙門易生事變不可不為深憂令兩廣四川貴州俱有巡撫官而雲南豈宜獨無合勑吏部推選剛直有為智識超卓大臣一員請勑前去巡撫其地凡利有當興弊有當革悉與鎮守等官

處置施行各務安靖地方毋事阿徇有負委任

題國本事　商輅

臣等仰惟皇上至仁大孝通於天地光於祖宗誕生皇子聦明岐嶷國本攸係天下歸心重以貴妃殿下躬親撫育保護之勤恩愛之厚踰於已出凡内外羣臣以及都城士庶之家聞之莫不交口稱贊以為貴妃之賢近代無比此誠宗社無疆之福也但外議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另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為未順伏望皇

上敕令就近居住皇子仍煩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以遂母子之至情愜衆人之公論不勝幸甚臣等職居輔導偶有所聞不敢緘默謹具題知伏候聖裁

革西廠疏　商輅

仰惟皇上臨御以來敬天法祖任賢使能政事修明紀綱振舉是以十餘年間海内晏然雖天象屢示警戒而災變自消雖水旱比歲相仍而民無離叛實由皇上寛

仁大度省刑薄歛慈仁愛人之心感孚於上下也夫何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官校提拏職官事皆出於風聞暮夜搜撿家財不見有無駕帖人心洶洶各懷疑畏内外文武重臣託之為股肱心膂者也亦皆不安於位百司庶府之官資之以建政立事者也舉皆不安於職商賈不安於市行旅不安於途士卒不安於伍庶民不安於業承平之世豈宜有此究其所以葢緣陛下委聽斷於汪直之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於羣

小汪直之失雖未為甚而羣小之中其奸謀足以顛倒是非其巧佞足以蠱惑人心如韋瑛者自言親承密旨得專予奪之柄自謂百官進退盡在掌握之中擅作威福虛張聲勢其間同惡相濟如王英者則以附己而薦之稍存公論有所諫正者則以異己而出之如狼如虎肆無忌憚原其立心惟知希求進用以為一身之榮不思傷害善良虧損國體大為聖德之累陛下若謂防微杜漸不得不然則前數年間何以帖然無事往者曹欽

之反皆由逯杲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共知可為明監昔唐太宗當天下甫定之後骨肉相殘羣雄側目嫌疑之際宜乎過慎也而乃從魏徵仁義之言拒封德彛刑罰之說遂致海内殷富斗米三錢外戶不閉幾於刑措太宗因封德彝死謂羣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恨不令封德彝見之夫德脩而民自化法急而民愈亂攷之前史歴歴可驗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我國家積德百

有餘年深仁厚澤浹洽於人四方萬國孰不歸戴陛下為守文令主嚴刑峻法誠非所宜況今天鳴地震無處無之水旱災傷日甚一日省躬念咎弭災息患之道莫急於恤刑獄莫要於安人心而乃反此所為使人嗟怨感傷和氣一旦有警變且莫測腹心之患可不懼乎可不慮乎伏願皇上體天道之包容勿察察於事情遵祖宗之成憲勿屑屑於改易旨意必經於六科防將來之假冒奏訴必由於通政杜濫受於他門責政事於府部

而嚴課功覈實之舉付刑獄於法司而申三覆五奏之令收回伺察之人誅逐奸邪之輩其有謀逆奸細犴貪贓壞法重情悉依舊規委任歷練老成之人管理如此則讒言不入於耳自足以順情而養神苛政不加於下自足以安邦而定國延聖壽於萬年保皇圖於不拔其端皆在於此不然此風日長衆口嗷嗷國之安危未可知矣臣等荷陛下生成之德置諸宥密之地一念愛君之心拳拳朝夕有所聞見豈容緘默謹條陳大畧以聞

一舊設行事人員專一緝訪謀反妖言強盜人命及盜
倉庫錢糧等項大事令西廠專却搜尋細故凢街市
鬪毆罵詈爭雞縱犬及一時躲避不及者或捶楚或
煩瀆聖聽置於重法以致在城軍民驚惶不安
一職官有犯緝訪得出請旨拏送經該衙門問招明白
有罪者奏請發落供明者請旨還職係是定制今聞
西廠將廣西勘事郎中武清自通州聽選方面官劉
福自歇家俱拿到廠監禁數日輒又釋放且武清係

五品官劉福係正三品官擅拏擅放恣意所為紊亂
朝政莫大於此
一官員犯罪追贓者法司自有成規令西廠自擅封兵部武選司門以後遇官員有犯正身未曾問招先將本家門封閉或寅夜越墻進入搜撿財物或將命婦剥去衣服用刑辱打被害之家有同抄劄以致各衙門大小官員驚惶不安若從此不止日後或有奸人强盜假名害人者真偽何由而辨

一京營管軍頭目俱係朝廷託以重寄之人其公私勤惰朝廷自有賞罰今聞西廠不論有無事情一槩令人跟緝鈐束以致各懷危疑不安

一各處鎮守總兵等官乃一方安危所係既被選用當任之無疑待之從厚其或有事不得不差人體勘事畢即已今聞西廠各處差人探聽事情彼其聞知寧不慮恐患及退縮自保誤事非輕

一各布政司多有王府所在今西廠差校尉分投去彼

行事不但官司驚疑各王府亦未免自危事生不測天順年間曾差校尉各處行事皇上即位之初已革去後三四年尚有假充校尉詐錢害人者此明驗也不可不懲

一河道係兩京各處錢糧貨物經由之路要在通行不宜阻滯今聞西廠官校分布沿河一帶遇有船到即加盤問間有公差官員被其搜撿以致往來客商軍民人等聞風驚疑有未起程停止不來者有在中途

寄放囬還者似此貨物不通將來京師公私費用何以仰給抑恐奸盜假此搜船刼人卒難禁止

一朝廷威福不可下移自立西厰之後太監汪直每日出外跟隨之人數多但遇官員人等無不喝令下馬雖大臣亦謹回避如兵部尚書項忠當早朝鼓響伺候之時汪直令校尉就左掖門下呼叫項忠不得朝罷被校尉擁逼而去其欺淩大臣如此至如法司郎中御史等官每遇吊查文卷俱要親齎赴厰竟日伺

候不得一見又如東西兩長安門牌上用黄紙帖寫
太監汪傳奉聖旨不書其名滿朝官員見者無不驚
駭
一百户韋瑛係無籍小人累投勢要不肯容留從征僥
倖得陞前職夤縁投西廠行事之後發人事情言多
失實又引進譎詐小人王英結為心腹專一訐人陰
私以固信任凡前項拏人放人擅封門户搜撿家財
凌辱婦女驚動人心紊亂朝政等項俱係二人所為

一臣等切詳此等事情非惟與治體相關又與天道災異相關何也去歲七月以後有妖物出自西北遶城傷人當時人言必有應驗及妖怪方息遂立西廠驚駭人心一如妖物傷人之時以此觀之天道預先示戒不可不慮今太監汪直年幼未諳世事止憑韋瑛等主使呈報中間固有一二似為禁革奸弊然非祖宗舊制所革未多其失人心則已甚矣中外騷然安保其無意外不測之變若不早為除革一旦禍興卒

難消弭伏望皇上斷自宸衷革去西厰罷黜汪直閑住以全其身將韋瑛王英等送法司會同錦衣衛推問明白治以重罪如此則人心可安天意可回矣

奏入上恚曰用一内臣馬得係天下安危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公正色曰朝官無大小有罪皆請旨収問渠敢擅抄劄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鎻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収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換易此人

不黜國家危乎安乎懐思聞之咋舌而退即日撤去西
廠

名臣經濟録卷十三